

黄河小说
书系

冰封 史诗

大地之心

张率
◎ 著

信息时代造就了电子竞技 电竞文化催生出冰封史诗 冰封史诗的游戏推出将引领电竞时代

北京燕山出版社

冰封史诗

——大地之心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封史诗:大地之心/张率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9

(黄河长篇小说.第5辑)

ISBN978-7-5402-2441-7

I. ①冰…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6693号

冰封史诗：大地之心

著 者 张率

责任编辑 马明仁 满懿

装帧设计 博克思文化 赵松良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243837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南楼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燕山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你能洞察到混乱，因为你活在秩序世界

当你的世界被混乱占据，这混乱便会成为新的秩序
混乱依然困扰你，因为它曾经是烙印在你心底的旧秩序

当心灵无法安宁，必然会孕育出新的混乱
痛苦从未停息，因为灵魂永远无法追求到不存在的真谛
历史便是这永恒痛苦的见证，时间也因此而存在
世界终将遵守未来的秩序，我们现在称它为混乱

它可能来自任何一颗挣扎的心

当你真正看清一切，未来的秩序可能已在你挣扎的心中
释放它，这也是释放堆积将满的痛苦的唯一途径
至于代价，你会成为叛徒直至属于你的秩序占据一切
即便你能忍受痛苦，永远信奉你心中完美的真谛
你仍将成爲异类，因为你所信奉的并非真实存在
当你坚持，或许你会被当作恶魔直到时间的尽头

——《泰坦圣经》

目 录

魔兽历史人物节选	(1)
历史的回响	(1)
第一章 战神	(8)
第二章 风语	(33)
第三章 落月	(57)
第四章 心曲	(78)
第五章 假面	(101)
第六章 恶魔	(125)
第七章 秩序	(152)
第八章 泯灭	(176)
第九章 黑街	(202)
第十章 尊严	(227)
艾泽拉斯世界地图说明	(249)



历史的回响

历史的定义为“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然而作为历史交响乐的主旋律的永远是战争，无论是在我们触手可及的世界还是在艾泽拉斯世界中都是如此。战争制造混乱，乱世造就英雄，英雄们终将化为尘埃。艾泽拉斯就是这样一个世界，无论身处何方，当微风拂过大地，人们能从扬起的尘土中闻到历史的沧桑，伸出手便能触摸到英雄们伟大的灵魂。

从泰坦创世到上古战争，从黑暗之潮到混乱之治，再从冰封王座到新纪元，数不胜数的历史篇章汇聚成艾泽拉斯的不朽史诗。时代永不停息的脚步将继续为它开路，大地的心跳声将永世回荡。在冰封史诗的新篇章中，上古之神再度蠢蠢欲动，从地心蔓延的黑暗欲将秩序世界腐化。在遥远的宇宙尽头，诸神的战争正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打响，战火的阴影谜一般地穿越银河与云海弥散在艾泽拉斯的天际。苍穹之下，那曲忠贞豪迈的亡灵之歌将奏出新的音符，巨龙的怒火将点燃云端的战场，异度空间的恶魔将从天而降，混沌元素将大举入侵，创世之神将背弃信仰，尘封没落的灵魂将重振雄风！

在正式步入《冰封史诗》之前，让我们先一同回顾自从阿尔萨斯加冕巫妖王皇冠之后的那卷无从考证时间的编年史，以及残破不全的历史长卷中的闪闪发光的档案碎片。

- 正如预言家们猜测的那样，代表着世界末日的大灾难以地震和海啸的形式降临世间。在这旷日持久的地动山摇中无数城市被夷为平地，无数村庄被潮水淹没，但它并没能将多少灵魂送上天堂，看来所谓的“末日”不过又是一场虚张声势罢了。究其罪魁祸首



还要算到伊利丹头上,是他曾用来远程破坏冰封王座的魔法造成的巨大负载最终演变成了这次大地震,这倒也像是他的魔法风格。艾泽拉斯在经历过这场劫难之后,大陆的面貌焕然一新,不过人们在有闲情逸致去一睹大自然的新颜之前首先得重建家园。

- 落叶归根,正逢岛屿泰达希尔在地震中支离破碎,暗夜精灵们决定回归卡利姆多的海加尔山。望着海加尔山之巔枯萎的世界之树,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暗下决心要让她再度繁茂。卡利姆多,古精灵语译为“星光永烁之地”,就这样迎来了它实至名归的新主,皆大欢喜。而与此同时在隔海相望的泰达希尔岛上,地精们正一边建造着他们的城堡,一边窃窃嘲笑着暗夜精灵们抛弃了这块风水宝地。
- 大灾难带给血精灵一族的微妙影响演化为坚定的决心,使他们从人类联盟中独立出来,建立国家主权与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堡。不久之后,崭新的银月城从东部王国地区的旧城遗迹上拔地而起。可是好景不长噩梦便再次降临这不祥之地,亡灵大军的黑潮席卷而过,只留下残破的城墙和遍地的死尸。等待战俘们的命运,也将是亡灵天灾的命运,因为他们无可避免的将要被巫妖王那骇人的精神魔法“转化”。只有少数贵族从入侵中逃过一劫幸存下来,几度漂泊几度沉浮,血精灵王室的后裔们仍旧没能再次完成复国的宏图大志,但他们从未放弃过对此的努力。至于最可悲的,不是血精灵一族的遭遇,而是至今依然无人愿意对他们傲慢的本性献出一丝同情。
- 微微发亮的传送门后闪烁着地狱的烈焰,这意味着燃烧军团的恶鬼们正源源不断地涌入艾泽拉斯世界,更加准确地说,是涌入位于诺森德大陆西部的天底城。连绵的战火从天底城跨过冰封广场直至东面的通灵堡,而在那里,驻守着燃烧军团的头号大敌,他们是昔日的叛徒巫妖王为首的亡灵天灾。这场不知何时开始的鏖战看来永远也不会告终。
- 在一个喜庆的日子里,人类各国元首欢聚一堂,他们决定化干戈为玉帛,建立共同的首都并实行国会制度。喜事成双,来自霜狼



氏族的,代表着全体兽人部落的氏族领袖正式与国会代表达成一致,摒弃前嫌重归于好,成立东部王国联盟。这一空前的政治盛况将预示着人类与兽人的和平与繁荣。

- 世界之树的重燃绿意对于卡利姆多的居民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就连隐居在卡利姆多的半神们都为暗夜精灵族的壮举敬佩不已。为此,他们决定应暗夜精灵王的邀请加入“众神会”,与暗夜精灵再度联手共同担当起守护世界的重担。
- 神情恍惚的生还者在国会议员们的注视下慢慢吞吞地诉说着骇人听闻的经历。若不是这个胆大包天的年轻人将渔船驶入禁猎区,他就不会遭遇巨型海怪的攻击。若不是他为了提防海岸卫队的追捕而异想天开地把船帆改装成热气球,他也就不会幸免于难。据他所说,灾难发生的当时海面就像一扇玻璃,透过这面玻璃能够看到雄伟的海底城市和穿行于其中的娜迦与海怪。后来又有传闻说这座海底城市的主人是伊利丹,而且这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就游荡在大海中的某个地方。
- 《冰封史诗:大地之心》正式开始!

伊利丹

不评价他的功过与好坏,先介绍伊利丹的过去。威名远播的大德鲁伊玛法里奥是他的孪生哥哥,而玛法里奥的配偶月亮大祭司泰兰德·风语是他始终深爱的人。

金色的眸子在暗夜精灵中象征卓越的天赋与王者的命运,与精灵女王艾萨拉一样,伊利丹享有这万里无一的幸运。在成长的道路上,伊利丹不愿追随哥哥的脚步研习德鲁伊魔法与教义,而是选择了研习更具毁灭性的奥术魔法。伊利丹之所以作此选择,一来是厌恶在玛法里奥的庇护下由他人安排未来,二来是为了向泰兰德证明自己才华,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并向世人证明这个世界上只有自



己才是值得拥有泰兰德的人。

事实上伊利丹对奥术魔法的造诣远胜于当时仍在苦苦摸索中的哥哥,可是上层精灵和月亮法师们并不愿意接受这位能力高于自己而又行事高调的“下等人”。这样的结果让伊利丹一时难以接受,可是很快他就找到了新的方向。当时正逢燃烧军团大举进犯,没有什么时候更能让伊利丹下定决心用自己的方式成为真正的英雄。

伊利丹在抵抗燃烧军团的过程中的英勇和对敌人的残忍使他最终成为了一名举足轻重的人物,赫赫战功为他赢得了权力。而当伊利丹再次向泰兰德表白,却发现她的心已经属于玛法里奥,悲伤和愤怒的情绪冲昏了他的头脑,而这正是一些最危险的敌人所期待的。萨格拉斯的爪牙们散播的精神影响乘虚而入,最后导致伊利丹决定背叛暗夜精灵加入燃烧军团。

萨格拉斯对伊利丹的加入很是高兴,并慷慨地赏赐给伊利丹燃烧着的恶魔之眼。然而这次萨格拉斯自己却是看走了眼,低估了伊利丹疯狂的野心与坚定的信念,错误地判断了这位变节者的心之所向。伊利丹最终重新站在暗夜精灵一方,在阻止萨格拉斯进入这个世界的战役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重回暗夜精灵,玛法里奥和其他精灵虽然并不能理解伊利丹的做法,但却还是接纳了他。

刚刚经历过永恒之井大爆炸的暗夜精灵们已将它的魔力视为洪水猛兽,视为罪恶的源泉。然而就在这风口浪尖上,伊利丹利用从永恒之井偷来的魔力之水重新建造了第二口永恒之井。伊利丹认为,燃烧军团必将进行下一次入侵,新的永恒之井将是对抗入侵的必备能源。就在伊利丹望着他的杰作满心欢喜之时,等来的却是一队试图制止并捉拿他的暗夜精灵。分歧之下他们遭到了伊利丹无情的反抗并被残忍杀害。伊利丹被随后赶来的玛法里奥制服,尽管杀死同族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但玛法里奥还是原谅了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伊利丹将不会受到惩罚,暗夜精灵的元老们决定将伊利丹永远囚禁在深不见底的地牢中,直至时间的尽头。

一关就是一万年,直到伊利丹的预言成真,燃烧军团再度入侵。在这一万年中,伊利丹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自己的过去。最终他得出



结论,自己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错误的是他没有足够的力量使它正确。在这特殊的时期,泰兰德决意释放伊利丹,她坚信伊利丹能在新一轮的防卫战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伊利丹对泰兰德的邀请表示接受,并声称自己只为了泰兰德一个人而战斗。

在抵抗燃烧军团期间,为了获得强大的力量击败敌军,伊利丹使用神器古尔丹之颅将肉身化为强大无比的恶魔。变身后的伊利丹势不可挡,燃烧军团纷纷溃败。可是暗夜精灵对伊利丹的牺牲并不感激,反而将伊利丹这个异类驱逐出境。

燃烧军团的大头目基尔加丹很快就盯上了被驱逐的伊利丹,逼迫他铲除巫妖王,作为交换条件伊利丹不但能免受萨格拉斯的惩罚,还将在力量上获得丰厚的回报。伊利丹深知拒绝基尔加丹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他只好妥协,去面对相对较弱的巫妖王。

利用神器萨格拉斯之眼,伊利丹启动了威力巨大的魔法对巫妖王的寒冰王座展开远程打击,然而玛法里奥的不期而至使得全盘计划变为泡影。刺杀行动失败之后,伊利丹逃往外域拉诺德世界以躲避基尔加丹的怒火。然而燃烧军团不会放过失败者,穷追不舍的基尔加丹很快便在黑色神殿中找到了他,无奈之下,伊利丹只好谎称自己从未放弃刺杀任务,来到外域的目的是为了招兵买马再度进攻巫妖王。

尽管伊利丹在基尔加丹的面前蒙混过关,但他必须对巫妖王再次发动攻击。然而闻讯后的死亡骑士阿尔萨斯火速回防,与他在诺森德大陆展了开一场惊天动的殊死搏斗。最终,伊利丹以战败者的身份再次逃回外域,想必基尔加丹将会为他在地狱中准备好永世的折磨。

伊利丹绝不会甘心等待命运噩耗的降临,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堪称伟大的计划:首先密令心腹们假扮为叛军,一方面从艾泽拉斯招来大批实则不堪一击的仇家,另一方面释放被关押的守望者马维。如他计划的那样,崛起的正义之师们一拥而上将其恶魔之躯摧毁。马维在伊利丹被击败后,因失去了活着的目标而当即自尽。伊利丹的死讯立即流传开来,基尔加丹虽对此心存疑虑,可他却不得不面对伊利丹销声匿迹的事实。



时至今日,人们不得不猜测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娜迦族的崛起,关于伊利丹的传闻也如四起的烽烟顷刻使整个世界感到窒息:伊利丹作为娜迦族的首领躲藏在海洋深处;马维化身复仇之神为伊利丹效力;伊利丹不再具有变身为大恶魔的能力,但他的新招数更为可怕;伊利丹即将发起统治世界的霸权之战!

阿尔萨斯

勇敢、正直、热情加上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和英俊外表,没有任何一个王子会比阿尔萨斯更加称职。自从他降临人世,光辉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少年时期,阿尔萨斯受乌瑟尔的影响加入白银之手骑士团,并成为其中最优秀的一员。那时正逢燃烧军团再度入侵,通过战斗中英勇的表现,阿尔萨斯为自己赢得了超越王子身份的“尊重”,这使他成为王位继承人的不二人选。

在随后的一段悲惨历史中,瘟疫一夜之间席卷整个斯坦索姆城,居民们被尽数感染并变为僵尸。白银之手骑士团奉命赶到后,领军的阿尔萨斯望着无数被夺去灵魂的子民而怒不可遏,果断决定屠城结束这些苟安残喘的痛苦之躯。看似势不可挡的瘟疫在失去传播者后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可被砍成碎片的灾民们却失去了被救治的机会。这一看似疯狂的决策立即招来了良师乌瑟尔和恋人吉安娜等人的反对,阿尔萨斯在与他们争吵后便分道扬镳,独自踏上讨伐敌人的艰险征程。

一路追杀敌军,梦境引导着阿尔萨斯去寻找威力无穷的魔剑霜之哀伤,让他最终来到诺森的大陆。国王派来的使者欲召回渐行渐远的阿尔萨斯,可却未能阻拦他前进的脚步,因为霜之哀伤和巫妖王的老巢已经近在咫尺。随后阿尔萨斯从诺森德招募来大批雇佣军准备发动总攻。为了让全军孤注一掷地战斗,阿尔萨斯采取了破釜沉舟的极端措施,并嫁祸说雇佣军才是恶意切断后路的元凶,这最终致

使雇佣军被人类士兵围攻屠杀殆尽。

阿尔萨斯的军队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便找到了魔剑霜之哀伤。当时阿尔萨斯不顾一切地将它拔出，瞬间迸发出的能量将穆拉丁当场置于死地。从这一刻起，阿尔萨斯彻底进入了巫妖王的圈套，魔剑的诅咒将使他步步沦为死亡骑士。

在回到东部王国后，阿尔萨斯先后将国王泰瑞纳斯、光明使者乌瑟尔、大法师安东尼达斯等人杀害。又率领亡灵大军攻陷多座城堡，复活阵亡的克尔苏加德，并将银月城的游侠希尔瓦纳斯杀死后复活为女妖。

与此同时，巫妖王将燃烧军团派来监视自己的恐惧之王成功除掉，这标志着亡灵天灾和燃烧军团的仇恨掀开序幕。随后，伊利丹受基尔加丹派遣对冰封王座发起进攻，致使巫妖王在远程魔法打击中性命垂危。阿尔萨斯只得终止在东部王国的杀戮回诺森德救援。

在这危急关头，阿尔萨斯遭到恐惧之王们的背叛，险些葬身于叛军的围攻之中。逃脱后，女妖希尔瓦纳斯和她的另一波叛军接踵而至，多亏克尔苏加德的援军及时赶到才使阿尔萨斯脱离险境。由此，希尔瓦纳斯从亡灵天灾中脱离出来，带领着她的军队攻陷东部王国北部的寒带地区并组建势力“被遗忘者”。

阿尔萨斯撤回诺森德后，正逢伊利丹的军队大举来犯。阿尔萨斯在地穴恶魔的帮助下艰难御敌并最终取得胜利，在此期间他还将一只蓝龙杀死后转化为冰霜巨龙。在之后在赶往寒冰王冠的路途上，阿尔萨斯遭遇追随穆拉丁的矮人们并冷血地将他们送上黄泉。

当战胜所有的敌人之后，沿着冰封的路径，阿尔萨斯登上寒冰王冠的巅峰。作为“冰封王座”历史篇章的结尾，伴随着那曲忠贞豪迈的亡灵之歌，阿尔萨斯将巫妖王之冠戴在头上。

然而就在大陆的另一侧，恶魔的随从们秘密地为燃烧军团再次敞开进入艾泽拉斯的传送门，代表着地狱的红色大军冲进亡灵天灾的黑潮，一心铲除巫妖王这个可憎的叛徒。这使得阿尔萨斯陷入无止境的守卫战之中，无力涉足世界的净土。在这漫长而悲壮的战事中，阿尔萨斯那被诅咒的灵魂却觉察出一股暖流……



第一章 战神

暴风雪在荒凉的夜幕下流淌成一幅暗蓝色调的水墨画，为世界尽头的山脉披挂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对其望眼欲穿的代价则是无尽的神罚。当凌厉的寒风拂过凡人的耳畔，他便聆听到寂静；当黯然的飞雪掠过凡人的双眼，他便洞察到黑暗；当一切感官被这滴水成冰的严寒冻结，当灵魂行进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上，他若有幸，便能遥望见幽幽光芒由那山巅的冰冠映入那无尽极夜的天幕，它好似惊涛暴雨中孤岛上的灯塔，为迷途者点燃希望。历史的新篇便将始于此处，始于这永恒暴雪的源头。

雪山上有座神庙，神庙里有个法师，最优秀的故事往往就是这样的会使听众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跳动在这座冰雪宫殿中心的青色火焰即是那屏障下隐秘的光源，它燃烧的煤炭则是遍布水晶之歌森林的财富。法师身处火堆的一侧，预示着希望的火光静静地照耀着他风帽下的面容，然而却使得他忧郁的表情越发清晰。

火光也照在法师所面对的人身上，在神庙的冰墙上投射出巨大而可怖的影子。只见这阴暗的轮廓伸展着巍峨的双翼，勾勒出一片咆哮的冰川。若要寻觅它，历史长河中沉浸的回忆承载着它的踪影，史书中记载着歌颂它的诗篇。回溯到人类文明崛起之初，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巨龙扮演着世界的主宰者与守护者的神圣角色，它们光辉与恐怖并存的形象被描绘进教堂的彩色窗户里，那也正是此处冰川上的缩影。

时过境迁，昔日拥有崇高地位的龙族被艾泽拉斯愤怒的芸芸众生指认成冷血的爬虫与憎恶的化身，教堂彩窗上的一席之地也已被屠龙勇士们的英雄形象所取代。这样看来，倒是能够对法师的沮丧



做出一种合理的推测,因为与他隔火相望的蓝色巨龙正是传说中的玛利苟斯,五大守护巨龙之一,代表着古老的魔法与原始的力量,是镇守冰封的世界尽头的毋庸置疑的神主。换句话说,战胜玛利苟斯好比天方夜谭。

即将上演的故事并非是又一桩屠龙传奇,此地也没有需要法师拯救的生灵。这里对于法师而言,只有如他话语中的片段:“玛利苟斯,我的心,我的爱……”

玛利苟斯值得这般尊贵的敬语。在法师心中,玛利苟斯是博学的智者,他将魔法变为一门化简由理论到现实的艺术;他是慈祥的老人,他的皱纹已风化为鳞片上的圆滑的年轮;在法师眼里,玛利苟斯还是永恒闪耀的北极星,标明自己正沿着正确的轨迹行进,播撒下使人勇往直前的动力。

一阵错综复杂的龙吼作为法师此次造访的尾声从神庙中传出,顷刻便被呼啸的风暴掩埋。在法师听来,他的声音好像是一位瘦骨嶙峋的老者,精气十足且荡气回肠。这段话里还包含着法师的名字:“前进吧! 诺迪菲尔,我的孩子,艾泽拉斯的命运之星啊! 我的智慧与你同在,龙族的荣耀与你同在,泰坦的秩序与你同在!”

魔法“瞬间传送”的银灰色光芒掠过神庙的外墙,漫过滚滚风雪。与此同时,那个微微低头的人影消失在闪光中,礼貌地道别。

远隔千里之外的某个地方,温带气候。

神秘人将被雨淋湿的深棕色粗布斗篷的一角轻轻一甩,一排紧凑的水珠重重打在脚下的石子路上,啪啪的响声被呼啸的闪电和暴风雨即刻吞没。相比之下,对他来说诺森德的严寒反而更来得舒适。至于好的一面,暴风雨也赋予了他殉难者的悲壮气魄。只可惜当时的人们在欣赏到它之前就往往会弃而远之。对于魔法上的文盲,他们无法把此种装束的神秘人与受人尊崇的法师画上等号,胆怯的庶民们更会尽数将斗篷下不愿露出真面目的人视为异教徒、瘾君子,甚至是更糟糕的麻风病人。

微微抬起斗篷风帽下双眼,审视天空,同时也在接受天空的审



视。尽管已经历数个世纪的风霜,然而他一点也不显老。那是一张深沉、英俊,并且健康的脸——可以把古希腊智者的面部的普遍特征理解为健康。可无论那阴影掩护下的神韵究竟多么有气魄,暴风雨都不会因此窒息,昏暗的雷云愈演愈烈。岁月千年的眷顾并不意味着凌驾时间的桎梏,大自然的秩序赐予他的是苦乐参半的眷顾。

沿着石子路前行,目的地是不远处的尽头那座不停摇摆的破旧木屋。

今天木屋的主人出奇地将一盏基本密封的油灯挂在门口的横梁上,而从窗子望进去,看到的是一片透着寒酸的漆黑。

神秘人披着他的斗篷来到门前,伸出一只带着皮手套的手,刚要敲门,就听到:“麻烦把门上的油灯带进来,这里面真他妈的黑!”门里面一个年轻的声音咒骂道。在这动荡得摇摇欲坠的年代里,不雅的用词听上去反而带着一种返璞归真的亲切。

神秘人照做后推开那扇锁头已经严重生锈的木门。

“随便找个地方坐,如果你能找到的话。”年轻人说话时嘴角上挂着一丝坏笑。

如年轻人所指示的,神秘人提着油灯环视房间,找他的座位。这里并非没有其他椅子,而是很难从那堆垃圾一样的杂物中分辨出哪些部分能够拼成一把椅子。可惜这并不足以难倒神秘人。他将油灯放在年轻人的座位旁的木桌上,然后对着木桌另一侧的空地轻轻一挥手。随后便一屁股坐在桌旁的空气上,姿势那么舒展自在。

“哇!”年轻人其实对此并不惊讶,已经见怪不怪了,不过还是很有味道地赞赏了这么一嗓子。“走的时候麻烦用你的魔法帮我整理一下房间。对了,这把椅子就留下吧?”他指了指神秘人的臀部。

“好,如果你付钱的话,我可以将这里变成一座宫殿。”神秘人用他的首个开口机会尝试着用对方的说话方式回答道。在之前的很长时间内,神秘人一直都没意识到语言是作为闲聊的工具而被创造的。

尽管这位独具慧眼的年轻人已经对神秘人的来头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可这却一点也没影响到他要嘴皮子的兴致。“要钱没有,要命

一条！公平起见，一人一个问题，我先问你。”故意清了清嗓子，然后低声细语地再次开口：“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神秘人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会，年轻人就翘着二郎自顾自地嘟囔起来。“我知道你是来找故事的，而我的目的也刚好变成了你说的那座宫殿。要不这样，我先给你讲一小段，你觉得好就给我变出一座宫殿吧？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房子，房子空着没人住，我就搬进来了。”

“我叫诺迪菲尔。”神秘人每个音节都加了重音，高声回答。

在来之前，诺迪菲尔就推测会有尴尬的事情发生，果然不出所料。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在一间不起眼的酒吧里，当时诺迪菲尔已经秘密观察并跟踪了这个年轻人数月。他确定那里是个合适的交谈场所，并且这个另类的年轻人也不介意和披着神秘斗篷的陌生人聊天，于是，他们就认识了。

对当时年轻人的开场白诺迪菲尔还记忆犹新。“听着，我叫捷克，捷克·里奥帕特，职业屠龙者。”那是个醉醺醺的声音。

而捷克却对诺迪菲尔的身份并不感兴趣，只是出于礼貌才询问对方的名字，估计他当时就把这个名字抛到九霄云外了。

诺迪菲尔当时说他要为捷克写传记，声称自己是撰写历史的记录者。于是他们约定了这个时间，捷克邀请诺迪菲尔到寒舍来采访和记录。

回到木屋中的会话。

“那么我们进入正题吧，我是来为你写传记的。那就请你从你最早的记忆讲起吧。”

捷克此时不慌不忙地从桌子下的那些酒瓶中抽出一个还未开封的，将一些酒倒在桌子对面的一个空杯子里，随后自己就直接对着酒瓶灌了一口。

“好吧，好吧。那我开始讲了，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先从我父辈的故事讲起吧，这样一来你以后要是把这段历史写成小说会显得情节更完整。我父亲是个伟大的人，应该被历史铭记。”捷克坐直了身子，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看来他已经进入状态了。“或许



你听说过橡树岛战役,联盟海军基地就在那儿……”

捷克不否认,他所见闻的故事并非全部历史的真相,那只不过是历史洪流中浮动的冰山一角罢了。话说回来,捷克需要做的不过是为一部个人传记提供回忆素材。至于绝对的历史与其中的细节,也就是下面将要重现的故事,或许将永远不会为艾泽拉斯的众生所解读。

时间回到二十几年前那个仲夏之夜。地理位置是在首都艾尔文西南方向,通往库尔提拉斯海港的必经之路上。在那儿有一座城堡,也可以把它叫做“要塞”、“关卡”或者“军营”。回顾历史,最让这个地方出名的不是它在正史中的记载,而是野史里的传闻,其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说法莫过于:“到了战争爆发,大地垮塌的时候,整座城堡就会飞到天上,那是一座会飞的天空要塞。”有趣的是,假如为谣言的杜撰者做个职业测试,会发现他们要么适合当先知,要么适合当战争设计师,说得通俗点就是预言家和武器学家。

尽管这座要塞地方并不大,驻军也不多,但城楼上的那排大炮总能有效阻止两地间不受欢迎的人通过。这里的炮弹是不会随意浪费在小人物身上的,对于过路的人,他们一向是不闻不问就放行。无论路过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只有当他人找上门来时才会博得关注。

一阵凌乱刺耳的马蹄声将靠在城垛上值班的“大熊”从睡梦中惊醒,险些从几人高的城墙上跌落。他定了定神,把装备由睡眠模式改为警戒模式,也就是把头盔转到双眼能够看出去的角度。没有多余的迟疑,他探出半个身子向下面的城门看去。

虽说通常重要人物都是最先登场的,不过这个人可不是捷克的父亲。

今晚负责守卫工作的士兵几乎每个人都有个别致的外号,在这支军队中这早已是延续多年的传统。自从进入这只军队,外号便成了战士们唯一的名字,仅仅是外号,生动可爱,让人印象深刻。此一举错包含着诸多好处,举个例子,比如大熊,他退役了,回到故乡或者来到一个陌生的城镇,当别人问起他的名字时他一定不会回答

